

从澳门看天妃（后）与妈祖 信仰的名实演变

谭世宝

摘要：本文主要证明：（1）有关天妃（后）的官（或庙）和信仰是按照朝廷的祀典建立，属于儒家系统的中国官方祀典的坛庙宗教信仰。（2）“妈祖之名”的文献最早出处，实为荷兰人达波（Olfert Dapper）编的《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Tweede en Derde Gesandschap na het Keyserryck Taysing of China）》，据此纠正当今流行的各种误说。（3）说澳门的“Macao（或 Macau）”之名是来源于对澳门人的“妈祖”名称或“妈祖阁”名称的译音，可以肯定是颠倒时代先后，牵强附会的误说。（4）否定“澳门是世界上唯一以妈祖命名城市”之说，证明马祖岛的岛名及村名至今仍为世界上真正名副其实，唯一以“马（妈）祖”命名的岛与村。（5）当今对有关神祇的正式称呼应该用其在清代正式的官称“天后”，不应该用后来出于台湾地区的民间称呼“妈祖”。

关键词：妈祖命名 城市 娘妈 马祖 民间宗教信仰 祀典

作者 谭世宝，1953年生，历史学、语言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划中心客座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一、原因与目的意义

明清时期县以下的天妃（后）宫及有关信仰，只有在澳门地区基本完整一直保持生存至今。所以，从澳门看天妃（后）与妈祖信仰在明清以来的名实演变不但最清楚，而且能够给其他地方的天妃（后）信仰与妈祖信仰在明清以来的名实演变历史研究提供参考。

由于澳门地区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居民一直以中国人尤其是土著的广东人占大多数，而且从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2月2日—1536年1月22日）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的三百多年间，澳门地区的中外居民一直受到明清中央朝廷以及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等各级政府和官员的有效管治，从而奠定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尤其主要是岭南地区的珠三角政治宗教文化在澳门地区始终占据居民的大多数的传统基础。虽然其后自1849年起澳门地区被背信弃义的葡萄牙人逐步占领，至1999年实行了一百五十年的异国管治，但无改于澳门居民的大多数仍为来自中国的宗教信仰者的传统。最大的变化，只是原本占主流而属于中国传统的官公坛庙，因为失去了中国官方管治规限而逐步受到澳葡政府的宗教社团政令管制，逐步被化官公为私有，由私人组织的值理会占有直至澳门回归祖国后的现时。这是导致澳门的中国宗教信仰与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具有共同的根源而又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点的主要原因。同时，四百多年来澳门虽经明、清改朝，又历澳葡侵占一百五十年之后回归祖国的沧桑

巨变,但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历史地理以及没有经历巨大的天灾人祸之破坏,因此,各个时期的中国宗教庙宇神坛及有关宗教文物以及信仰文化的保存比同时期的中国各地保存得较为系统完整。为明清时期县以下的宗教信仰的历史发展演变,保存了可资专家学者研究参考以及一般人皆可见的一条连绵至今的清楚脉络。

二、纠正对天妃(后)信仰在明清的性质与地位的误解

过去,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对天妃(后)信仰在明清的性质与地位多有误解。例如,李露露《妈祖信仰》说:

……她属于甚么宗教?具有甚么性质呢?目前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种认为属于佛教,一种认为属于道教,一种认为是佛教、道教和儒教的合一。从某些现象上看,三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推敲,她又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民间信仰,但她深受佛教、道教、巫教和儒家思想的影响。^①

以上四种错误看法,都是由于缺乏对明清天妃(后)信仰的真实情况的了解所致。台湾妈祖信仰研究者也有类似而实际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虽然也把天妃(后)妈祖信仰归入所谓“民间宗教信仰”,但是却认为“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综合儒释道三教,而以儒教为主……可称之为理教,或以祖先崇拜为主,亦可称之为祖先教。”^②这是各种误说偏见中,比较接近天妃(后)信仰为官方儒教确立的宗教信仰事实的。而澳门的明清天妃(后)宫及有关信仰的较为完整而系统的连绵不断的生存和发展,为纠正上述误解与偏见提供了典型而充分的证据。

1. 明清两朝的中央宗教政策与法令

明清两朝继续沿袭和发展中国历朝的正统儒家宗教政策,奉行儒家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③的基本原则,把官方坛庙与军事机构的建立与维护发展视为国家最重要之大事。并且实行儒家“怀柔百神,及河乔岳”^④的相容并蓄的多神信仰。

据明泰昌元年(1620年8月28日—1621年1月21日)官修(俞汝楫主稿)《礼部志稿》所载太祖朱元璋于立国之初发出的“访求祀典”令原文如下:

洪武元年三月丙子(1368年3月6日),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⑤同书又载洪武三年诏令之“禁淫祠”说:“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入祀典者,即淫祀也。有司无得致祭。”^⑥明弘治十年至十五年间(1497年2月2日—1503年1月27日)撰成的《明会典》所载《大明律》的祭祀法律,针对“有司”官吏违反“致祭祀典神祇”的刑罚规定如下:

致祭祀典神祇

凡社稷、山川、风云、雷雨等神,及圣帝、明王、忠臣、烈士载在祀典,应合致祭神祇,所在有司置立牌面,开写神号,祭祀日期,于洁净处常川悬挂,依时致祭。至期失误祭祀者,杖一百。其不当奉祀之神而致祭者,杖八十。^⑦

① 李露露:《妈祖信仰》,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41页。

② 石万寿:《台湾的妈祖信仰·作者自序》,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③ 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第二册“成公十三年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见《宋书·礼志》,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缩印本,1991年版。

④ 《诗经·周颂·时迈》。

⑤ 《礼部志稿》卷八十一《祀法备考·定诸神祀法·访求祀典》,(《四库全书》本)。

⑥ 同上书卷八十一《祀法备考·定诸神祀法·定神号》。

⑦ 以下三条皆引自《明会典》卷一百二十九《刑部》四《祭祀·明律》(《四库全书》本)。

清朝基本沿袭明代宗教政令，例如《大清律例》卷十六基本采纳了《大明律》有关条款，而对有关百姓违禁范围刑罚的祭祀法律则在后文有如下两条：

亵渎神明

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点天灯、七灯，亵渎神明者，杖八十。妇女有犯，罪坐家长。若僧道修斋设醮，而拜奏青词表文，及祈禳火灾者，同罪还俗。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者与同罪。

禁止师巫邪术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呪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政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

2. 明清两朝的县以下的官立“坛庙”

据清末光绪《香山县志》所载，明清时期本县设立的县级以下的合法“坛庙”如下：

社稷坛，按《会典》为大祀。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举行官祭，有法定祭礼及祭文，县级祭品有三羊一猪等等，祭品银十八两五钱八分三厘。

风云雷雨山川坛（后易名神祇坛），按《会典》为中祀。与城隍共一坛，春、秋仲月举行官祭，有法定祭礼及祭文，祭品有牲帛等。

厉坛，按《会典》为群祀。每年于清明、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举行官祭无祀鬼神，有法定祭礼及祭文，县级祭品有一羊三猪、饭米三石、香烛酒纸等，例支经费银十四两八钱三厘。

先农坛，按《会典》为中祀。每年仲春亥日举行官祭，祭礼及祭品照社稷坛之例，支经费银五两九钱三分九厘。

城隍庙，按《会典》为群祀。其他情况不载，应该同上。

文昌庙，按《会典》为群祀，咸丰六年升中祀。每年二月初三、八月十八举行官祭，县级祭品有牛羊猪各一等等，例支经费银二十六两六钱六分七厘。

关帝庙，按《会典》为群祀，咸丰三年升中祀。每年春、秋仲月上戊日举行官祭，有法定祭礼及祭文，县级祭品有三牛一羊一猪以及果酒等等，例支经费银六十两。

文武二帝庙（原注同上）。

天妃（后）庙，按《会典》为群祀。每年春、秋仲月上癸日举行官祭，宣读官定祝文。（原注：“祭品未有定例，仪注与文昌庙同”）。由于天妃（后）的坛庙殿堂在澳门地区特别多，有必要把本县志下文所载礼部颁行的祭祀天后的《祝文》转录供参考如下：“维后配天立极，护国徽祥。河清海晏，物阜民康。保安斯土，福庇无疆。千秋巩固，万载灵长。神恩思报，圣泽难忘。虔修祀事，恭荐馨香。士民一德，俎豆同堂。仰惟昭格，鉴此蒸尝。尚飨！”

东岳庙，按《会典》为群祀。其他情况同上。

北帝（又名上帝、北极）庙，按《会典》为群祀。其他情况同上。

火神（又名华光）庙，按《会典》为群祀。每年春、秋仲月上丙日举行官祭，其他情况同上。

龙王庙，按《会典》为群祀。每年春、秋仲月上辰日举行官祭，宣读官定祝文。其他情况同上。

此外还有字祖庙（祀仓颉沮诵）、华佗庙、龙母庙、金花庙、禾谷夫人庙、三元庙、七仙庙、主帅庙、南阳庙、三山庙等等。虽然不列入国家祀典，但是已经为本省至县的政府所认可的

合法祭祀神庙。①

3. 明朝至清朝道光以前澳门的中国官方祀典坛庙

这个时期的澳门中国官方祀典的坛庙宗教信仰,是受到中国各级政府独尊和极力推行、维护的主流正统儒家宗教信仰。其中也容许少量配合并为主流服务的非主流的佛寺和道观的宗教信仰的存在。②至于非官方的所谓“民间宗教”及其信仰组织活动,是不可能当时的中国尤其是受政府严格管治控制的澳门地区,有任何公开合法的生存发展空间。③

由于上述属于国家祀典和被香山县政府明确认可的神祇及其坛庙,都逐步随着香山县的行政乡村向海边半岛以及海岛的今珠海及澳门地区的增加,而传播延伸至当时直接管辖范围包括今珠海及澳门地区的“(下)恭常都”。④而且,由于澳门自开埠以后,成为唯一容许葡萄牙人为主的外国人人住经商的口岸,是属于从中央皇帝、朝廷官员、广东省以及广州府、香山县各级有关官员都特别关注严加管辖的特别地区,故其坛庙包括土地、关帝、天妃(后)等等,都是按照朝廷的祀典建立,属于儒家系统的中国官方祀典的坛庙宗教信仰。故可以证明所谓天妃(后)宫庙及天妃(后)信仰是属于佛教、道教或儒佛道三教混合以及属于民间宗教信仰等说法都是错误的。

三、澳门天妃(后)与妈祖信仰在明清以来的演变举例分析

1. 有关天妃(后)、妈祖的名称演变历史过程

有关神祇的官方正式名称在明朝为天妃,在清康熙时改为天后,有关坛庙被称为天妃(后)宫(或庙)。所谓“娘妈”、“妈祖婆”、“妈祖”等称呼,都是起源于福建沿海一带海岛的民间叫法,然后再向广东的澳门等地方传播。

虽然,上述诸名称在当今以“妈祖”之称最为流行,但是其实际起源却很晚。因为目前所见资料表明:在明代以前的文献找不到“妈祖”这个名称,那时官方称“天妃”,民众称“娘妈”。到了明清兴亡交替之际,“妈祖”才开始出现在外文有关福建沿海至澎湖岛的记载中。然而,当今有关研究者皆只看到较后的中国文献记载,完全忽略了较早的荷兰与英国文献,以致众说纷纭而未得其真正起源。现列举数例如下:

(1) 福建妈祖研究专家蒋维钺反对有学者认为“妈祖”之称发源于闽南泉州,然后从泉州传入台湾之说。认为应该倒过来,“即‘妈祖’这一称谓是台湾先民创造后又传回大陆的。”其所根据的资料为清康熙三十六年赴台湾采硫的郁永河《台海竹枝词》有台湾“马(妈)祖宫”的记载,而康熙之前“被称为‘泉州外府’的澎湖岛上一一直是沿用‘娘妈’的称谓,而未见有

① 参考田明曜修、陈澧等纂《香山县志》光绪五年十二月(1880年1月12日—1880年2月9日)刻本,卷六《建置·坛庙》。

② 乾隆《香山县志·凡例》第15条说:“坛庙载在祀典,而仙宫、梵宇时见于层崖邃壑间。”佚名民国《香山乡土志·宗教志》(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手抄孤本)指出:“逮明而黄双槐、粤洲、秦泉三先生出,学风所被,俗鲜歧趋,有海滨邹鲁称。佛、道二教当盛于宋乾道中,县令范文林崇建寺观,时刘中行且有舍宅为寺之事。其后庵寺踵建,惟信徒居少数,于社会无甚影响。”说明了明清香山社会儒教独盛之况。

③ 参见谭世宝、胡慧明《澳门“民间宗教”研究述评》,《文化杂志》中文版第75期,澳门文化局2010年夏季版,第137—210页。

④ 参见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8页;道光七年香山县下恭常都凤山书院采访值事王廷铃等采编《(香山县)下恭常都采访册》第61—65页(原手抄本后为广州刘斯翰家收藏,现被误定名为《澳门志略》,与《澳门记略》合编为一函之书《澳门记略·澳门志略》,署编者为“(清)印光任、张汝霖、祝准等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妈祖’之称。清人柯秉珪《圣迹图志》：‘湄人则共呼之曰姑婆，闽人则统称曰娘妈。’可见在台湾先民创造出‘妈祖’这个名词之前，大陆还是普遍称呼‘娘妈’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其看法：“‘妈祖’就是‘娘妈之祖’的简称或缩写。比如，人们称湄洲娘妈庙为‘湄洲祖庙’，其意即公认湄洲这座娘妈庙是世界上所有娘妈庙之先祖，而其他所有娘妈庙都是祖庙的分灵。台湾有的庙把娘妈神像按进庙的先后分一妈、二妈、三妈……，而又把‘一妈’称为‘祖妈’。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妈祖’便是‘祖妈’的倒置”。^①

(2) 稍后，陈元煦基本赞同蒋说而略有不同，他认为“更确切的表述，‘妈祖’就是‘娘妈祖庙’的简称”。“……这是‘妈祖’之称的由来。因为台湾民间有了此称谓，因此被载入诸多史册……但是，自清代以降，‘妈祖’之称已由原意的‘娘妈祖庙’变成为天妃的神名了，并由台湾传到了大陆，久之相沿成俗。现在‘妈祖’这个名称不仅为世界各地的天妃信众所接受，也为中外学术界所共识了。”^②

(3) 郭志超则认为：“‘妈祖’名称最早见于台湾的方志，稍后也见于有关台湾的笔记。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首修的《台湾府志》载：‘（三月）二十三日，名为妈祖颺……’台湾方志所记载的妈祖庙都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派施琅将军统一台湾以后建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从厦门渡海到台湾采硫，在台湾府城写的竹枝词有‘马祖宫前锣鼓闹，侏离唱出下南腔。’并注云：‘土人称天妃神曰马祖，称庙曰宫。……’郁永河是浙江人，误将‘妈祖’记录为‘马祖’。”这就既将“妈祖”文献出处的时间推前了14年以上，然后又试图进一步推定“‘妈祖’名称开始创用和使用于明代。”^③

(4) 与郭说同时的徐晓望之说也有不同。他先在《马祖列岛妈祖庙调查》中提出：“妈祖之称是在清代初年才出现于厦门、台南的水道之上。”所据是康熙三十六年赴台湾的郁永河《采硫日记》，然后作结论说：“……迄至康熙五十九年修成的《台湾府志》内，原来的天妃宫都被称为妈祖庙，这一称呼也逐渐在中国沿海传播开来。”^④其后在《厦门市妈祖庙调查》中，增加了“写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之前”的王士禛《香祖笔记》的“马祖颺”为证。并由此证明“妈祖这一称呼最早出现于西起厦门、东至台南市的海峡水道上。”然后再根据康熙二十四年以前的各种方志等史料的情况来“说明当时的澎湖、台南都还没有出现‘妈祖’之名。”得出的是：“妈祖之名应出现在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之间的12年里”。^⑤

笔者认为，徐说把妈祖之名出现时间定在公元1685年2月3日—1698年2月10日之间，实在有点过晚。而郭说推定“‘妈祖’名称开始创用和使用于明代”则有点过早，而且目前完全没有文献作证。总而言之，以上各说在资料的研究方面皆有些偏差，故对有关妈祖之名出现的时间与地点的推定皆不够准确。例如，郭志超及徐晓望等皆把其用作主要资料的蒋毓英《台湾府志》刊刻时间误定在康熙二十四年。^⑥其实，据该书内容可定其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⑦徐氏对文献的年代与内容的介绍错误最多。例如，“康熙五十九年修成的《台湾府志》内，原来的天妃宫都

① 蒋维敏：《“妈祖”名称的由来》，原载《福建学刊》1990年第3期，78—80页。后收入林文豪主编《海内外学人论妈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139页。

② 陈元煦：《“娘妈”、“妈祖”名称新解》，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121—122页。

③ 郭志超：《“妈祖”名称的来源》，载北京：《世界宗教文化》2004年第2期23页。

④ 徐晓望：《闽澳妈祖庙调查》第71—72页，澳门：澳门中华妈祖基金会，2008年。

⑤ 同上，第106—107页。

⑥ 同上，第72页、107页。

⑦ 参考（清）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台湾府志校注》的《前言》第2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又参考同上石万寿：《台湾的妈祖信仰》第174页、207页、271页。

被称为妈祖庙”之说,经笔者查对发现与事实不符。^①据目前所见有关“妈祖之名”的文献最早出处,实为荷兰人达波(Olfert Dapper)编的《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Tweede en Derde Gesandschap na het Keyserryck Taysing of China)》已经有“…娘妈(Nio-ma),或据其他人称为妈祖(Mat zou)”,诞生于福建的Kot-zo城市并移居于澎湖(Pehoe)的记载,该书还附有题为Mat zou的妈祖庙规模宏伟的大殿版画(参见图1)。^②该版画的妈祖庙大殿被想象为西洋化的大教堂模式,“妈祖(Mat zou)”等神像的穿戴为明代衣冠。而信众的服装则明清混合。可以推断是参考了明代有关天妃圣迹及庙宇的图画绘画的(参见图2)。该书于1670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其根据的资料是1628年苏格兰人莱特(David Wright)到澎湖台湾所作的笔记。^③莱特这一有关“娘妈(Nioma),或者某些人叫做妈祖(Mat zou)”的笔记资料还被载入1671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汉人的宗教》。^④这里把“妈祖(Mat zou)”作为澎湖地区某些人对“娘妈”的别称,可证妈祖是明清交替之际才出现在该地区的“娘妈”的别称,而且该版画以“妈祖(Mat zou)”为题名,可知其时其地民间对天妃庙以及天妃神之称已经有以“妈祖(Mat zou)”取代“娘妈(Nioma)”之例。由于其他比莱特稍早的16世纪末西班牙人拉达与门多萨的记载,则只有娘妈(Nemoa、Neoma)而无妈祖的记载。^⑤这就说明“妈祖”一词的出现并开始取代“娘妈”的苗头是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福建沿海某地。

至于后来蒋毓英在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修成的《台湾府志》有“马(妈)祖颺”的记载,说明其时“妈祖”之称在澎湖、台湾地区的民间已经相当普遍。光凭蒋毓英等《台湾府志》所载庙宇皆用正式的官庙名称“天妃”及其原本流行的民间俗名“娘妈”,以及推出周文元“康熙五十九年修成的《台湾府志》内,原来的天妃宫都被称为妈祖庙”,就断定“妈祖之名应出现在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三十六年之间的12年里。”这当然不能成立。中文“澳门”的名字与“妈祖”之名相差太远,不能说“澳门”是以“妈祖”之名命名的。至于16世纪葡萄牙人强加给澳门的葡语名称“Macau”或“Macao”,也与中文“澳门”之音相差甚远,又比“妈祖”之名早出现约一百年,而且发音也有很大差异。澳门的官民人等及海内外很多大众传媒及网络文章,皆误以为“澳门是世界上唯一以妈祖命名城市”。^⑥

根据荷兰人的记载已经确实地把“妈祖”之名的诞生推定至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福建沿海某地。至于其诞生的具体地点,则笔者既不赞成泉州说,也不赞成台湾说或“西起厦门、东至台南市的海峡水道”之说。台湾的澎湖岛有天妃宫的确证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万历二十二年以前,“极可能是,在明朝中叶”。而本岛的天妃宫庙最早者可能建于明末,“当为魷港天妃宫”,该庙现仅存并经台湾官方鉴定为台湾本岛现今唯一的“明末神像”。该庙的建造“当为郑芝龙来台开垦时所建置,为崇祯年间应郑芝龙之招募来台垦殖之外九庄移民所共同奉祀。”

① 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一辑(3)所收(清)周文元:《重修台湾府志》第18页、33页载澎湖的地名有“娘妈宫澳”或“妈宫澳”之称;第280页、281页、282页记台湾及澎湖各地之庙皆照旧用正名“天妃宫”;只有247页沿旧志载风名“妈祖颺”。台北:大通书局印行,1960年。

② 郑维中:《制作福尔摩沙——追寻西洋古书中的台湾身影》,第190—192页,台北:如果出版社,2006年。

③ 同上书183—184、190页。

④ 原文载Atlas Chinensis, London (1671: 39—48), by ogilby, John. 译文引自叶春荣编译《初探福尔摩沙:荷兰笔记》第179—180页,台南:台南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

⑤ [西]门多萨原著,何济高译《大中华帝国史》第41页、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英]博克舍原著,何济高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⑥ 参见<http://182.16.5.28/a/baijialehezuo/20120505/593.html>所载“澳门是世界上唯一以妈祖命名城市”;<http://www.huaxia.com/zt/jl/07-037/2007/00617757.html>所载“妈祖与澳门”。

其后建于明郑时期的，还“有小妈祖庙、安平天妃宫、鹿耳门庙、旗后庙等四座。”^①但是，由于台湾、澎湖诸岛的“天妃（后）宫”被改称为“妈祖庙”的文献记载都较荷兰人的记载晚，笔者所见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陈文达的《台湾县志》为有关各方志为将台湾与澎湖各岛的天妃（后）宫改称妈祖宫（庙）之始。^②其后乾隆十七年王必昌的《台湾县志》对各庙皆只称“天后”而不称妈祖。^③所以不能认为台澎诸岛为该名的发源地。莱特提及“娘妈（Nio-ma），或据其他人称为妈祖（Matzou）”在澎湖死去成神立庙设像拜祭的故事，其原文说：

……这位娘妈终身守贞为处女，并移居到皮斯加多（Piskadores）岛或〔称〕渔夫岛上去：其他人称此岛为澎湖（Pehoe），……她在此以极神圣而悲惨的方式结束了一生。她的肖像被置于一座寺庙中，生动地描写她的一生。她带着两位女仆，一位站右侧，一位站左侧，两人都手执大扇，照拂着娘妈的头顶，并有神圣的光环（geleeft）。此外，她也有两个神灵供差遣。^④

由于澎湖岛并非娘妈的葬地，而马（妈）祖岛历来有其因为埋葬了娘妈灵骸并为之立庙而被命名为马（妈）祖岛的故事传说。而且至今该圣体灵穴仍然在马港天后宫完好保存。^⑤因此，笔者认为莱特这段话把澎湖岛与马（妈）祖岛混淆了。鉴于该岛的马港天后宫为娘马（妈）的灵骸墓穴所在地，而“祖”的本义就是“供后人祭拜的先人的坟墓”，可引申为有先人坟墓灵骸之庙。^⑥故当地民间可以率先乃至一直坚持以“娘马（妈）祖”或其省称“马（妈）祖”为该地的岛、澳以及村乃至庙、神等命名，乃顺理成章之事。因此，直至1842年清朝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时，英国海军绘制的地图就把该岛用英文标为“Matsu”。^⑦这显然是根据前述明清交替时的荷、英史料及其最新的实地调查的结果。近年，该地人民已经约定俗成地将原本属于连江县的马祖岛正名为“妈祖岛”，甚至将连江县通称作“妈祖县”。^⑧我们从该岛的岛名及村名至今仍为世界上真正名副其实，唯一以“马（妈）祖”命名的岛与村，就知道当年荷兰人所用的“马（妈）祖”译名Matzou就是来源于此地。“妈祖”逐渐成了“娘妈”死后成神的之俗名，在康熙末年开始在澎湖、台湾地区取代以往生死难分的俗名“娘妈”，而逐步流传到各地。

至于“妈祖”之名传入澳门，显然是在乾隆年间印光任、张汝霖所编纂的《澳门记略》之后。因为该书载有澳门半岛的一幅地图名“娘妈角图”，其后解释澳门半岛的地名“娘妈角”说：“娘妈者，闽语天妃也。”^⑨可见其时澳门民间的操闽语者大多数仍然沿用明朝的习惯，把“天妃（后）”称为“娘妈”而非“妈祖”。否则，就会说“妈祖者，闽语天妃也。”将“娘妈”改称为妈祖并完全取代“娘妈”成为民间的通称，应该是清末至现代之事。至于

① 同上石万寿：《台湾的妈祖信仰》第183页、219页。

②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二辑（30）所收〔清〕陈文达：《台湾县志》第207页、209页、210页、211页、216页。台北：大通书局印行，1961年。

③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台湾文献丛刊》第二辑（31）所收〔清〕王必昌：《重修台湾县志》第170—173页、217页。台北：大通书局印行，1961年。

④ 同上郑维中：《制作福尔摩沙——追寻西洋古书中的台湾身影》第190—191页。

⑤ 参考陈心亭：《天上圣母妈祖——妈祖在马祖》第28页、105页、117页，台北：上镡数位科技印刷有限公司，2009年。

⑥ 参考 <http://www.vividict.com/WordInfo.aspx?id=3855> 所载“祖”字的解释。

⑦ 参考同上陈心亭：《天上圣母妈祖——妈祖在马祖》第119页；徐晓望：《闽澳妈祖庙调查》第73页。

⑧ 见同上陈心亭：《天上圣母妈祖——妈祖在马祖》第104页以及第9页所载台湾的连江县长陈雪生之《序》。

⑨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之图十及《形势篇》。

连官民通用的“天后”之称也逐步被源于台、闽的“妈祖”取代之趋势，更是最近20多年的趋势。

而葡语“Macao（或Macau）”的起源在16世纪中叶的地图上已经见于缅甸白古及珠三角的广州、东莞和香山一带的不同地点。自1557年以后多被用于指称澳门半岛中南部的港口城市。因此，说澳门的“Macao（或Macau）”之名是来源于对澳门人的“妈祖”名称或“妈祖阁”名称的译音，可以肯定是误说。

2. 天妃（后）之名称为元、明、清钦定的全国官方通用的神名

有学者认为：“北方地区因其靠近国家政治中心、受政治影响较大，故多采用‘天妃宫（庙）’、‘天后宫（庙）’等称呼。”^①这是片面之见。元、明、清政府通过钦定的国家祀典对天下的坛庙实行了统一规范与控制，故有关天妃（后）之名称在当时所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实现了有效管制的地方。因此，远离北京的南方海岛诸如台湾、香港、澳门乃至海南岛，明清有关神庙多称“天妃（后）宫（庙）”。正如台湾的寺庙研究专家卓克华先生指出：

按一般而言，清代台湾的妈祖庙，只有官方建立或祭祀者，才称为“天后宫”，民间者多称为“X天官”、“慈X宫”、“X兴宫”、“X佑宫”、俗称则一概泛称“妈祖宫”^②澳门半岛马角、连峰、马交石等处以及氹仔岛、九澳（路环）岛等处的妈祖庙，原来的正名皆为“天妃（后）宫（庙）”，显示了它们都是按照国家祀典的统一规范建立的坛庙。

3. 以澳门妈阁庙原名天妃（后）宫为典型之例判定其官庙性质

本庙目前所见主要建筑在山脚自左往右有占地约30多平方米的“神山第一亭”（其主体为创建成于明万历时的天妃宫）、约600多平方米的“洋船石”露天坛场（其中心有被古人称为“洋船石”的巨石）、“洋船石”右边场地靠山脚处建立了一座有瓦顶及两壁而无前墙的神坛，供奉有南无阿弥陀佛、石敢当等石碑神主香案。坛场右边有约80多平方米的大殿（大约始建于清乾隆熙年间，本名“关帝天后大殿”，并祀关帝与天后。1988年2月8日凌晨该殿遭火灾完全焚毁，于1992年重建落成后，始改为专祀天后之大殿。因其右旁门内进为住持僧等之居室，故其殿之左旁门入口又仍有清代题匾名为“正觉禅林”）。还有从“神山第一亭”旁边沿山坡拾级而上约8米处有大约10平方米的弘仁殿、再上约20米处有约40多平方米的观音阁（以上殿、阁的建筑皆为清道光时所建）。另外，在神山第一亭与弘仁殿之间的石阶旁，有两座用花岗岩建立的高约半米，宽、深约30厘米的神龛式土地神祠，外刻匾名“正直祠”，分别内供代表土地神的“土地福德正神”、“土地福德财神”之石刻神主牌位，并有几个观音瓷像作配享。还有，在山脚附设的僧舍工房（其内曾一度设立漳泉义学）、厉坛（又名百姓祠，为明清政府规定为无主的孤魂设立的基层公共祭坛），这些目前都是不对外开放的。

本庙进山门后首座用花岗岩石构建的前亭（厅）后殿的小型天妃（后）宫，是澳门现存最古的中国庙宇建筑。其前亭的石门楣上正面刻石匾额：“神山第一亭”，石门梁底面刻有本石宫庙建筑的早年创建与重修的记录：

萬曆乙巳年德字街眾商建
明崇禎己巳年懷德二街重修
大清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仲夏重修

其后的石构神殿保存了如下澳门现存最古的建庙石刻文字：1. 神龛内供奉的天妃神像背的后石壁所刻：（明万历皇帝的）“钦差总督广东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李凤建”。（参见图3）2.

① 董季群：《天津文化通览·天后宫写真》第178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② 卓克华：《竹塹妈祖与寺庙》第166页，台北县：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天妃神像前的神殿正梁底面有明万历甲辰年季春（1604年1月31日—1605年2月17日）所刻有（参见图4）：

萬曆甲辰年季春信官 **王 權**
梁宗翰 眾信士等吉旦立

3. 其他石梁正面还刻有：“如在”（其典出于《论语·八佾》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英灵显应”及“国朝祀典”（表明此庙为按照儒家制定的官方祀典创建的神庙）等。4. 神龛顶的第二层的外壁正面分为五个红方格内有绿色圆形，其中间三个有楷书“天后宫”刻字，油漆为金黄色，说明此神庙在清代的正名为“天后宫”。虽然，本庙的明代创建纪事碑乃至清道光以前的各次修补、扩建纪事碑已经被人为捣毁不存，但是以上很隐蔽而不易被人看见的一些原始石刻文字史料足以证明：本庙是在明万历甲辰至乙巳（1604年1月31日—1606年2月6日）间，由李凤、王权、梁宗翰等官员与澳门本地的德字街众商合力创建的。因此，现存清乾隆、道光以来的本庙碑刻、地方志书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各种中国文献资料以及学术论著或见于文字的民间传说，皆记述本庙创建于明万历年间或明确引述有关碑刻说本庙创建于万历乙巳年。^① 其他有关本庙是由闽商私人或海盗始建于500年或以上之各种说法，皆为20世纪80年代中及其后陆续出现的虚假传说故事。^② 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原本属于闽澳所有的官公坛庙，化为某些私人所有。

四、对当今有关信仰的名实问题的之探讨

1. 当今重立的有关神像一般都是“天妃（后）像”而非“妈祖像”，原因就是今人都是按照汉族的古代后妃衣冠形象来塑造有关神像。并没有哪一个按照平民的“妈祖”形象来塑造神像。据深圳大学的郁余龙教授说：“福建、台湾船民在遇险之时多呼‘妈祖’，因为妈祖是民间称呼，一呼妈祖，立即披发而来，马上获得救护。天妃是官方的封号，所以若呼天妃，必须凤冠霞披，讲究礼仪，穿戴需要时间，不能呼之即来。”^③ 如此说来，信众对于不同形象的神像应有不同的称呼，不可乱称。或者反过来说，信众在求神时所念出的称呼不同，则有关神祇的衣冠服装就会不同。假如信众在同一时间求神时都统一称呼“天妃（后）”或“妈祖”，就比较好办，否则有关神祇在穿戴上就会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请求了。当然，如果面对衣冠

① 可作旁证的碑刻主要有：（1）道光六年八月（1826年9月2日—1826年9月30日）刻立的“为偿妈祖阁房产诉讼债务捐签芳名碑”（镶嵌于今妈祖阁神山第一亭的左边小花园的墙壁）。（2）道光十一年（1831年2月13日—1832年2月1日）刻立的《重修妈祖阁碑记》（原碑应有四块，今只剩前两块镶嵌于今妈祖阁正觉禅林内不对外开放的第二进屋内墙壁）。地方志书主要有：（1）印光任、张汝霖原著（最早为乾隆十六年以后刻本），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版，第24页。（2）前引《澳门志略》第36页。现代的澳门史专家之作有：黄文宽《澳门史钩沈》，澳门星光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199页。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原为香港大学1970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澳门基金会1998年版第22页。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该庙始建于500年或以上之各说出现。

② 谭世宝与有关各说的商榷讨论之论著，有《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妈祖阁建庙时间的异说探真》、《对澳门妈祖阁、望厦村等一些传说的透视》、《新出之葡文档案〈热尔·哥依斯使团纪实〉之失实》，收入《澳门历史文化探真》，中华书局2006年版。还有《从澳门中国庙宇的文物论民族文化的复兴》（原文报告于2004年11月的研讨会），收入《中西会通与创新（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澳门大学，2009年版，第587—612页。前引《金石铭刻的澳门史》第42—96页。《澳门“民间宗教”研究述评》。

③ 转引自《澳门妈祖论文集》，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合编，1986年4月，第86页。

庄严的天后像而称之为“妈祖”或“妈祖婆”等等，神如有灵，不知会如何应对？值得世人深思。

2. 皇帝既钦定有关神祇为“天妃（后）”，又赋予其职责是“护国庇民”，则负责主建有关坛庙及主持有关祭祀活动，当然是有关官方机构和人员。其他各界人士都可以适当参与。有些学者说把有关信仰说成是渔民的信仰，有关坛庙都是渔民创立的，都是想当然的偏见。因为明初至清雍正废除渔民为贱民的法令以前，渔民是生生世世只能在船上生活和祭神的，根本不能参与陆地的建庙祭神活动。因此，渔民参与陆地的建庙祭神活动，是在清雍正有关法令颁行之后，至现代中国逐步流行的现象和说法。

3. 天后及妈祖信仰的研究经过几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众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有关信仰的复兴和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浅见认为，欲要得到更合理的迅猛发展，当务之急，是要经过充分的学术研究讨论，统一正确认识天妃（天后）与妈祖的名实差别，这样才能在有关的神像的塑造、绘画、描述和命名、称呼时，防止出现名实矛盾，称呼混乱的现象。也防止因为缺乏历史的知识，把明清时期的天妃（天后）庙宇、神像及有关信仰，误称为妈祖庙宇、神像及妈祖信仰。同时要进一步确定在当今正规场合中的名词术语与称呼中，天后与妈祖究竟孰为全国性之正名？孰为地方性的俗称？只有在大家对此问题都有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杜绝对有关名称的漫无标准，各地方、各组织机构和每人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使用，或人云亦云，不知所谓地盲目使用等情况。

（责任编辑 于 光）

附参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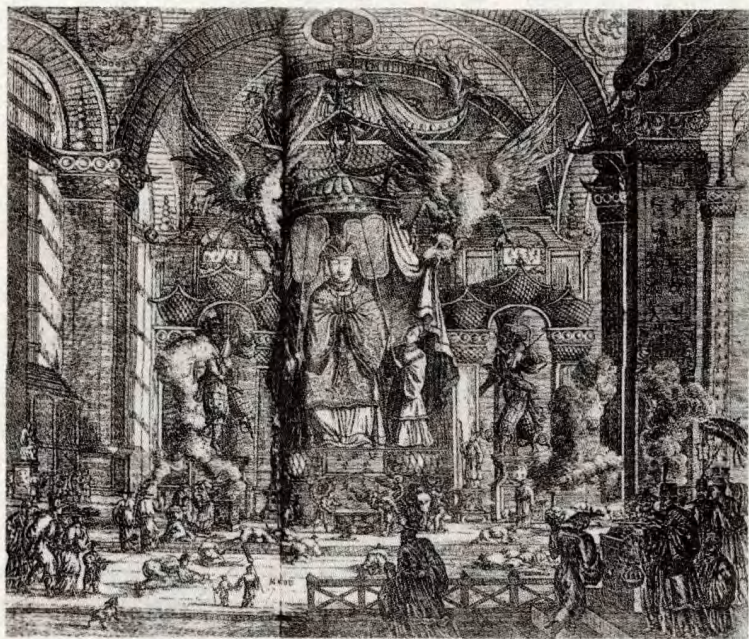


图1 原载1670年出版的《荷使第二及第三次出访（大清）中国记》所载题名“妈祖（Matzou）”的版画。



图2 原出于明代的《天妃显圣录》卷首有关天妃神殿之画图。

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稅務兼管法監太監李鳳

图3 隐藏于澳门妈祖阁“神山第一”的原天妃神龛顶壁的万历官员建庙刻字。



图4 同上“神山第一”的天妃神龕前石横梁的明万历官员建庙石刻文字